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闻一多

闻一多（1899-1946）

原名闻有骅，湖北浠水人。本书收入其诗歌百余篇、诗论 12 篇、散文 7 篇。闻一多的诗歌颂自然、歌颂青春，感情热烈，形式精美，突出地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诗论以提倡“三美”的新诗格律化理论为代表；散文抨击社会时弊、批判传统文化，其中尤以《最后一演讲》最为惊心动魄。朱自清称他“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闻一多小传

闻一多，中国现代著名诗人。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巴河镇，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遇难。原名闻家骅，又名亦多，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后改名闻多、闻一多。祖上世代耕读，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他从小就浸染于浓郁的传统文脉氛围中，酷爱古典诗文，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这一生。

1912年冬，闻一多入清华学校读书。清华十年间，他既广泛地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又大量地阅读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尤醉心于中国古代诗歌。同时积极参加学校各种社会活动，更是热情地投身到“五四”运动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1920年开始诗歌创作，早期诗作自编手抄为《真我集》，其中15首诗歌是他诗歌创作的最早尝试。1922年7月，赴美留学，学习美术，但更喜欢文学，尤积极创作新诗。1923年9月，他的诗集《红烛》出版，其中歌颂自然美、青春美，抒写诗人理想，特别是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1925年6月，闻一多留美回国，先后任教于新诗艺术美的探索，写下了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他致力于新诗艺术美的探索，写下了《诗的格律》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提出了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歌“三美”的新格律诗理论主张，并努力实践，写出许多精美诗篇。1928年1月，《死水》出版，这部诗集是他新格律诗理论的完美体现，融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美和西方诗歌音节体式为一炉，开了一代诗风，影响巨大。此外，他还创造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爱国诗，表现了他“文化上的爱国主义”的思想。1931年，表《奇迹》一诗后，转入中国古代文化学研究，在许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抗战爆发后，闻一多随清华学校南迁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仍潜心研究古代文化文学。但专制制度和黑暗现实促使他拍案而起，投揣到民主斗争中，成为了一个勇敢的民主斗士。他写下了许多抨击社会时弊和判传统文化的杂文。在一系列演讲中，为民主自由呐喊。在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公朴死难会上作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后，被反动当局派遣特务枪杀于昆明，终年46岁。

闻一多在他不多的创作中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诗感情热烈，形式精美。内容上突出地抒写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朱清称他“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艺术上追求“三美”，开创了新格律诗派。期杂文创作，充满战斗精神，是他为民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闻一多一生，历经诗人、学者、斗士三个阶段，最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诗篇。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闻一多

红 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成果，
创造光明你的原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曾收入《红烛》，1923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西岸

“ He has a lusty spring, when fancy clear
Takes in all beauty within an easy span. ”

——Keats

这里是一道河，一道大河，
宽无边，深无底；
四季里风姨巡遍世界，
便回到河上来休息；
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
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
河岸下酣睡着，河岸上
反起了不断的波澜，
啊！卷走了多少的痛苦！
淘尽了多少的欣欣！
多少心被羞愧才鞭驯，
一转眼被虚荣又煽煽！
鞭下去，煽起来，
又莫非是金钱的买卖。
黑夜哄着聩瞎的人马，
前潮刷走，后潮又挟回。
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
更那里去找光明来！
但不怕那大泽里，
风波怎样凶，水兽怎样猛，
总难惊破那浅水芦花里
那些小草的幽梦，——
一样的，有个人也逃脱了
河岸上那纷纠的樊笼。
他见了这宽深的大河，
便私心唤醒了些疑义：
分明是一道河，有东岸，
岂有没个西岸的道理？
啊！这东岸的黑暗恰是那
西岸的光明的影子。
但是满河无期的死睡，
撑着满天无涯的雾幕；
西岸也许有，但是谁看见？
哎……这话也不错。
“ 恶雾遮不住我， ” 心讲道，
“ 见不着，那是目的过！ ”
有时他忽见浓雾变得
绯样薄，在风翅上荡漾；
雾缝里又筛出些

丝丝的金光洒在河身上。
看！那里！可不是个大鼋背？
毛发又长得那样长。
不是的！到是一座小岛
戴着一头的花草：
看！灿烂的鱼龙都出来
晒甲冑，理须桡；
鸳鸯洗刷完了，喙子
插在翅膀里，百鳞退了——
满河一片凄凉；
太阳也没兴，卷起了金练，
让雾帘重往下放：
恶雾瞪着死水，一切的
于是又同从前一样。
“啊！我懂了，我何曾见着
那美人的容仪？
但猜着蠕动的乡裳下，
定有副美人的肢体。
同一理：见着的是小岛，
猜着的是岸西。”
“一道河中一座岛，河西
一盏灯光被岛遮断了。”
这语声到处，是有些人
鹦哥样，听熟了，也会叫；
但是那么数的人
不笑他发狂，便骂他造谣。
也有人相信他，但还讲道：
“西岸地岂是为东岸人？
若不然，为什么要划开
一道河，这样宽又这样深？”
有人讲：“河太宽，雾正密。
找条陆道过去多么稳！”
还有人明晓得道儿
只这一条，单恨生来错——
难学那些鸟儿飞着渡，
难学那些鱼儿划着过，
却总都怕说得：“塔个桥，
穿过岛，走着过！”为什么？

（原载 1920 年 9 月 24 日《清华周刊》第 191 期，后收入《红烛》）

时间的教训

太阳射上床，惊走了梦魂。
昨日的烦恼去了，今日的还没来呢。
啊！这样肥饱的鹑声，
稻林里撞挤出来——来到我心房酿蜜，
还同我的，万物的蜜心，
融合作一团快乐——生命的唯一真义。
此刻时间望我尽笑，
我便合掌向他祈祷：“赐我无尽期！”
可怕！那笑还是冷笑；
那里？他把眉尖锁起，居然生了气。
“地得！地得！”听那壁上的钟声，
果同快马狂蹄一般地奔腾。
那骑者还仿佛吼着：
“尽可多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
那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原载 1920 年 10 月 8 日《清华周刊》第 193 期，后收入《红烛》）

黄昏

太阳辛苦了一天，
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
喜得满面通红，
一气直往山洼里狂奔。
黑暗好比无声的雨丝，
慢慢往世界上飘洒……
贪睡的合欢叠拢了绿鬓，钩下了柔颈，
路灯也一齐偷了残霞，换了金花；
单剩那喷水池
不怕惊破别家的酣梦，
依然活泼泼地高呼狂笑，独正玩耍。
饭后散步的人们，
好象刚吃饭了蜜的蜂儿一窠，
三三五五的都往
马路上头，板桥栏畔飞着。
嗡……嗡……嗡……听听唱的什么——
是花色的美丑？
是蜜味的厚薄？
是女王的专制？
是东风的残虐？
啊！神秘的黄昏啊！
问你这首玄妙的歌儿，
这辈嚣喧的众生
谁个唱的是你的真义？

（原载 1920 年 10 月 22 日《清华周刊》第 195 期，后收入《红
烛》）

印象

一望无涯的绿茸茸的——
是青苔？是蔓草？是禾稼？是病眼发花？——
只在火车窗口象走马灯样旋着。
仿佛死在痛苦的海里泅泳——
他的披毛散发的脑袋
在噤哑无声的绿波上漂着——
是簇簇的杨树林钻出禾面。
绿杨遮着作工的——神圣的工作！
红的赤膊摇着枯涩的轱辘，
向地母哀求世界的一线命脉。
白杨守着休息的——无上的代价！——
孤零零的一座秃头的黄土堆，
拥着一个安闲，快乐，了无知识的灵魂，
长眠，美睡，禁止百梦的纷扰。
啊！神圣的工作！无上的代价！

（原载 1920 年 10 月 22 日《清华周刊》第 195 期，后收入《红烛》）

美与爱

窗子里吐出娇嫩的灯光——
两行鹅黄染的方块镶在墙上；
一双枣树的影子，象堆大蛇，
横七竖八地睡满了墙下。
啊！那颗大星儿！嫦娥的伙伴！
你无端绊住了我的视线；
我的心鸟立刻停了他的春歌，
因他听了你那无声的天乐。
听着，他竟不觉忘却了自己，
一心只要飞出去找你，
把监牢的铁槛也撞断了；
但是你忽然飞地不见了！
屋角的凄风悠悠叹了一声，
惊醒了懒蛇滚了几滚；
月色白得可怕，许是恼了？
张着大嘴的窗子又象笑了！
可怜的鸟儿，他如今回了，

嗓子哑了，眼睛瞎了，心也灰了；
两翅洒着滴滴的鲜血，——
是爱的代价，美的罪孽！

（原载 1921 年 3 月 11 日《清华周刊》第 211 期，后收入《红
烛》）

风波

我戏将沉檀焚起来祀你，
那么他会烧的这样狂！
他虽散满一世界的异香，
但是你的香吻没有抹尽的
那些渣滓，却化作了云雾
满天，把我的两眼睛撞瞎了；
我看不见你，便放声大哭，
象小孩寻不见他的妈了。
立刻你在我耳旁低声地讲：
（但你的心也雷样地震荡）
“在这里，大惊小怪地闹些什么？
一个好教训哦！”说完了笑着。
爱人！这戏禁不得多演；
让你的笑焰把我的泪晒干！
（原载 1921 年 5 月 20 日《清华周刊》第 220 期，后收入《红烛》）

纪中之邂逅

太阳落了，责任闭了眼睛，
屋里朦胧的黑暗凄酸的寂静，
钩动了一种若有若我的感情，
——快乐和悲哀之间的黄昏。
仿佛一簇白云，蒙蒙漠漠，
拥着一只素髻朱冠的仙鹤——
在方才淌进的月光里浸着，
那娉婷的模样就是他么？
我们都还没吐出一丝儿声响；
我刚才无心地碰着他的衣裳，
许多的秘密，便同奔川一样，
从这摩触中不歇地冲洄来往。
忽地里我想要问他到底是谁，
抬起头来……月在哪里？人在哪里？
从此狰狞的黑黯，咆哮的静寂，
便扰得我辗转空床，通夜无睡。

（原载 1921 年 9 月 15 日《清华周刊》第 223 期，后收入《红烛》）

志愿

马路上歌啸的人群
泛滥横流着，
好比一个不羁的青年的意志。
银箔似的溪面一意地
要板了那难看的皱纹。
两岸的绿杨急着
迎接视线到了神秘的尽头？——
原来那里是尽头？
是视线的长度不够！
啊！主呀，我过了那道桥以后，
你将怎样叫我道遣呢？
主啊！愿这腔珊瑚似的鲜血
染得成一朵无名的野花，
这阵热气又化些幽香给他，
好钻进些路人的心里烘着罢！
只要这样，切莫又赏给我
这一副腥秽的躯壳！
主呀！你许我吗？许了我罢！

（原载 1921 年 10 月 1 日《清华周刊》第 224 期，后收入《红烛》）

深夜的泪

生波停了掀簸；
深夜啊！——
深默的寒潭！
澈虚的古镜！
行人啊！
回转头来，
照照你的颜容罢！
啊！这般憔悴……
轻柔的泪，
温热的泪，
洗得净这仆仆的征尘？
无端地一滴滴流到唇边，
想是要你尝尝他的滋味；
这便是生活的滋味！
枕儿啊！
紧紧地贴着！
请你也尝尝他的滋味。
唉！若不是你，
17

这腐烂的骷髅，
往那里靠啊！
更鼓啊！
一声声这般急切；
便是生活的战鼓罢？
唉！擂断了心弦，
搅乱了生波……
战也是死，
逃也是死，
降了我不甘心。
生活啊！
你可有个究竟？
啊！宇宙的生命之酒，
都将酌进上帝的金樽。
不幸的浮沔！
怎地偏酌漏了你呢？

（原载 1922 年 4 月 4 日《清华周刊·双四节诗刊》，后收入《红烛》）

贡臣

我的王！我从远方来朝你，
带了满船你不认识的，
但是你必中意的贡礼。
我兴高采烈地航到这里来，
那里知道你的心……唉！
还是一个涸了的海港！
我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膨胀，
好浮进我的重载的船艘；
月儿圆了几周，花儿红了几度，
还是老等，等不来你的潮头！
我的王！他们讲潮汐有信，
如今叫我怎样相信他呢？

（原载 1922 年 4 月 4 日《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后收入《红烛》）